

HUNANRENMIN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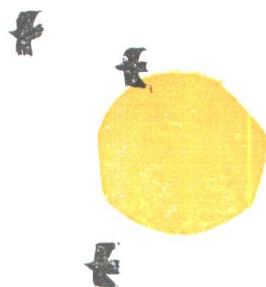
〔苏〕普里什文 著

潘安荣 译

大自然的日历

DAZIRANDERILI

湖南人民出版社



М.М.ПРИЦВ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третий/

(根据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本译出)

大自然的日历

〔苏〕普里什文

潘安荣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185000

印数：1—4700

ISBN 7—217—00150—1/I·69

统一书号：10109·2121 定价：2.25元

新书目：87—31

“普里什文有一枝生花妙笔，善于将普普通的词汇灵活地搭配起来进行描写，使一切几乎都具有触摸得到的可感性。”

——高尔基

“普里什文的散文有充分的根据可被称为俄罗斯语言的百草……时而有如芳草簌簌作声，时而有如清泉潺潺流淌，时而有如百鸟啾啾争鸣，时而有如薄冰悄悄脆响……”

——巴乌斯托夫斯基：《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未必能找到与他并驾齐驱的作家。”

——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目 录

（按作品发表顺序）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代序)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1)

春 天

光 and 水的春天

第一滴水…………… (13)

最初的积云…………… (15)

土地露出来了…………… (18)

雾…………… (19)

第一首水之歌…………… (21)

大雷鸟求偶鸣叫的地方… (22)

水的春天…………… (26)

仙鹤飞来了…………… (28)

红隼飞来了…………… (33)

天鹅飞来了…………… (37)

榛林花开…………… (40)

匆匆的爱…………… (45)

白桦淌树汁了…………… (47)

老狗鱼…………… (52)

打狗鱼……………(55)

青蛙苏醒了……………(58)

青草的春天

苍头燕雀飞来了……………(62)

滔滔的流水……………(65)

题目……………(70)

小草地返绿……………(75)

白桦树背景上的姑娘……………(78)

肺草花开……………(79)

五月的严寒……………(81)

白眉鸫鸟……………(81)

坏女婿……………(84)

羊肚菌出现了……………(86)

真见鬼……………(88)

森林的春天

湖光天影……………(91)

杜鹃的第一声啼鸣……………(97)

第一次绿色的喧嚣……………(98)

第一只夜莺……………(99)

金龟子……………(101)

黄鹂……………(102)

雨燕……………(103)

.....大地的眼睛.....	(105)
.....大地的秘密.....	(106)
.....乘神父的船考察.....	(109)
.....鲑鱼的渔期.....	(113)
.....“鲁滨逊”们.....	(114)
.....考察队出发.....	(116)
.....方志学家的水渠.....	(119)
.....原始人的村落遗址.....	(122)
.....原始人.....	(129)
.....人的起源.....	(138)

人的春天

.....蜉蝣出来了.....	(150)
.....斋戒期前最后举行荨麻葶	
.....食日.....	(153)
.....读神的婆娘.....	(159)
.....黑麦开花.....	(161)

夏 天

.....夜美人.....	(163)
.....初次伺伏.....	(165)
.....灌木丛中训狗.....	(168)
.....亚里克.....	(173)

韦尔内.....(181)

凯特.....(190)

亚里克的爱.....(201)

沼泽.....(212)

白狗.....(216)

暖和的地方.....(224)

蛇.....(225)

林中之谜.....(230)

木笛.....(235)

教育.....(237)

秋 天

大地的眼睛.....(240)

小偷的帽子着火啦.....(241)

鸟之梦.....(242)

死湖.....(249)

初雪.....(250)

天鹅.....(251)

人影.....(252)

松鼠.....(255)

胡獾.....(258)

雪兔.....(260)

美的主人.....(261)

雾.....	(262)
“伊万和玛丽娅”.....	(264)
追猎.....	(265)
安恰尔.....	(276)

冬 天

没命的赛跑.....	(288)
隆冬.....	(297)
冬至.....	(308)
父狼.....	(318)
淡紫色的天空.....	(327)
紫罗兰的香气.....	(328)
熊.....	(336)

036815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代序)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倘若能生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番情意首先应该归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这是城里人称呼他的名字，而在普里什文感到象在家里一样的那些地方——巡林员的木房里，烟雾漠漠的河滩地，俄罗斯原野上低垂的云幕或灿烂的星汉下面，人家只称他为“米哈雷奇”^①。可想而知，一旦此人待在城里，人家便会怏怏不乐。而在城里，又只有巢居于铁皮房顶下的燕子，才能使普里什文回想起他的“仙鹤的故乡”。

普里什文的一生，是一个人如何摆脱碌碌世

^① 米哈雷奇是其父名“米哈伊洛维奇”在口语中的简称。

务，只“按心灵的吩咐”而生活的榜样。采取这种生活方式，是大有道理的。一个按照心愿、本着内心世界生活的人，可以永远是创造者、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人和艺术家。

倘若普里什文依然当他的农艺师（这是他最初的职业），真不知道他一生中会有什么成就。无论如何，他未必能向千百万人揭示出俄罗斯大自然这个精美绝伦、光华熠熠的诗的世界。而他从事这一工作，简直日不暇给。大自然要求作家必须有专注的目光，必须不断地潜心思索，才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创造出大自然的所谓“第二世界”，而这个“第二世界”，便以种种思想丰富我们的头脑，以一个艺术家目睹的大自然之美来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

如果把普里什文的全部作品细读一遍，就不能不相信，他独具慧眼所见到、所知晓的事，连百分之一都还未及讲给我们听。

对于普里什文这样的大师，对于能够为每一片从树上飘落的秋叶写出一部诗来的这些大师，只有一次生命是太少了。落叶纷纷扬扬，是不可胜计的。有几多叶片儿，离枝飘零，带走了作家未曾道出的思想啊！——那些思想，普里什文曾说如同秋叶一般，是会十分轻易地失落的。

普里什文是俄罗斯古城叶列茨人。蒲宁也是

那一带人，他也完全如同普里什文一样，善于使大自然具有人的思绪和情怀的丰富色彩。

这该如何解释呢？其原因显然在于奥尔洛夫州东部的大自然，叶列茨周围的大自然，是地地道道俄罗斯的，是十分朴素而又贫瘠的。正是在大自然的这种特性之中，甚至在它的某种程度的严峻之中，隐藏着普里什文何以有一双作家的慧眼的谜底。因为朴素，故土的美色才更鲜明，人的目光才更敏锐，思想才更集中。

比起鲜艳夺目的华丽来——比起色彩的万紫千红，晚霞的五色斑斓，繁星的光辉熠熠，热带植物有如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磅礴那样万枝竞秀、奇花烂熳来，朴素向一颗心叙说的种种，要更有感染力，更加丰富。

写普里什文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佳作，我们应该摘录在自己珍藏的小本子里，反复阅读，不断从每一个句子中发现新的瑰宝。深入他的作品之中，有如顺着依稀可辨的小径，去探访百草馥郁的密林，去探访密林中低吟浅唱的泉水，从中细细体会这位理智高洁、心地率真的人所特有的各种思想和心情。

普里什文自认为是个“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然而他错了。他的散文所含的诗的汁液，比起许多人的长长短短的诗来，要丰富得多。

普里什文的书，按他本人的话来说，是“经常有所发现的无穷的欢乐”。

有好多次，我见到一些人刚读完普里什文的书，放下来，不约而同地说：“这是真正的魔法！”

同他们进一步谈下去，我才明白他们所指的是普里什文那难以言传却又十分明显的他所独具的魅力。

他的魅力的秘诀何在呢？这些作品的秘密何在呢？“魔法”、“神奇”这些字眼通常指童话而言。然而普里什文并不是童话作家。他是“生育万物的大地”上的人，是他周围世界一切变化的目睹者。

普里什文的魅力、他的魔法的秘密，正在于他有一双慧眼。

这双慧眼，善于在每一隐微中洞悉有趣的东西，善于在周围现象令人生厌的外表下，窥见其中深刻的内涵。

普里什文的笔下，一切都闪着诗的光芒，犹如芳草擎着露珠，晶莹生辉。最不起眼的一片小小山杨树叶，也有它自己的生活。

我拿起普里什文的一本书，翻开来读道：

“夜在一轮皎月下逝去了，黎明时分，降下了初霜。万物白茫茫的，但是水洼没有上冻。朝阳冉冉升起，照射片刻，树木和草上便缀满了露珠，

苍郁的森林中的云杉树枝看上去便似一片亮晶晶的花纹，倘若拿我们整个地球上的金刚石都去作这般装点，也是不够的。”

在这一小段真正如同金刚石般的散文中，一切都很朴素、准确，充盈着不朽的诗意。

您仔细琢磨一下这段文字，就会赞同高尔基的话。他说，普里什文有“一枝生花妙笔，善于将普普通通的词汇灵活地搭配起来进行描写，使一切几乎都具有触摸得到的可感性”。

不过这还说得不够。普里什文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在一个俄罗斯人同大自然的密切交融中，在劳动中，再加上民族性格的朴素和睿智，才能形成。

“夜在一轮皎月下逝去了”这句短短的话，十分清楚地传达出了沉睡的大地之上沉默而庄严的夜的流逝。“降下了霜”，还有“树木上便缀满了露珠”，这都是人民的、活生生的语言，决不是偷听来的或者是从笔记本里抄来的，而是自己的。因为普里什文是人民的一员，他不只是把人民“当作写作材料”而从旁加以观察的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在其他作家中间却屡见不鲜。

植物学家有个术语，叫做“百草”。这个术语通常指鲜花盛开的草地。百草，就是象大片织锦一般铺满在河滩地上的千百种姹紫嫣红、赏心悦

目的鲜花。

普里什文的散文，有充分的根据可被称为俄罗斯语言的百草。普里什文的语言如花似锦，光彩夺目。时而有如芳草簌簌作声，时而有如清泉潺潺流淌，时而有如百鸟啾啾争鸣，时而有如薄冰悄悄脆响，时而有如星移斗转般缓慢的旋律印在我们的脑际。

普里什文的散文之所以富有魔力，是因为他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蕴含着无穷的诗意。诗人们早该懂得这个道理了。

倘若诗人们熟谙天文学，他们所喜爱的星空题材便会写得更加宏丽得多。

叫不出星辰名字因而使苍穹缺乏神采，这样写来的夜是一回事；如若诗人懂得星球的运行规律，如若湖面倒映的并非泛泛的什么星座，而是璀璨的猎户星座，那么，同一个夜，便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就连最微不足道的知识，也会为我们打开美的新领域，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

但是此刻我回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普里什文只短短一行文字，给我解释清了我原以为纯属偶然的现象。不仅解释清了，而且我应当说，他使那现象充满了合乎规律的美。

我早已在奥卡河边春水淹过的草地上发现，有些地方的花好象是被聚集在一起，垒成一个个茂盛的花坛，另一些地方却在普普通通的青草之间忽然出现一条同一种花的花带，弯曲连绵地伸展开去。这种景象，从飞临草地为大大小小沼泽喷撒灭蚊药的Y—2小型飞机上，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我年复一年观察这高高的芳香的花带，叹为奇迹，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不过也得承认，我并没有为此而多费思索。

终于在普里什文的《一年四季》中，我发现了对此现象的解释，总共只有一行文字，一小段，标题是《花河》：

“在一道道春水曾经流过的地方，如今是一条条花河。”

我读了这句话，才恍然大悟，原来花带成长的所在，正是春水流过、留下肥沃淤泥与种子的地方。真仿佛是一张以花编制的春水图。

离莫斯科不远，有一条杜布纳河。数千年来，人们在它两岸定居，可说是尽人皆知的一条河，画入了地图。它静静地流淌在莫斯科近郊长满啤酒花的丛林之间，流淌在青翠的小丘和田野之间，途经德米特罗夫、韦尔比尔基、塔尔多姆等古老的城市和村庄。成千上万的人到过这条河的两岸。

他们中间有作家、艺术家和诗人。但谁也没有象到未经开发的地方去探胜一样，沿着它的两岸巡游一番。

普里什文这样做了。于是经他写来，一条小小的杜布纳河，便在烟雾空濛、斜晖脉脉中闪出了光彩，成了地理上的一个发现，成了一件新事物，成了祖国最有意思的河流之一——它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植物，有它独具的景色，有它沿岸居民的风习，有它的历史。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学者诗人，诸如季米里亚泽夫①、克柳切夫斯基②、凯戈罗多夫③、费斯曼④、奥布鲁切夫⑤、缅兹比尔⑥、阿尔谢尼耶夫⑦，还有年青早逝的植物学家科热夫尼科夫，他就植物生活的春天和秋天写了一本完全合乎科学的引人入胜的书。

① 克·阿·季米里亚泽夫（1843—1920）是俄国自然科学家，植物生理学俄罗斯学派奠基人之一。

②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是俄国历史学家。

③ 德·尼·凯戈罗多夫（1846—1925）是俄国自然科学家。

④ 亚·叶·费斯曼（1883—1945）是苏联地球化学家和矿物学家。

⑤ 弗·阿·奥布鲁切夫（1863—1956）是苏联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

⑥ 米·亚·缅兹比尔（1855—1935）是苏联动物学家。

⑦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是苏联远东考察者，民族学家和作家。

我们过去和现在也有一些作家，他们善于把科学作为散文的最必需的质引进自己的中篇小说，如梅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①、阿克萨科夫、高尔基、皮涅金^②，等等。

然而普里什文在这些作家中间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民族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农艺学、气象学、历史学、民俗学、鸟类学、地理学、方志学以及其他科学方面的广博知识，有机地融进了他的创作生活。这些知识没有成为死的负担。这些知识活在他身上，而且凭着他的经验，凭着他的观察力，凭着它具有善于发现诗意盎然的科学现象，发现这些现象不论大小、出人意外的、实例的、令人欣羡的特殊素质，而不断丰富起来。

普里什文写人时，仿佛因洞察入里而微微眯起双眼。他对于一些浮面的现象不感兴趣。他关切的是每个人心中所存的幻想，无论那人是伐木工、鞋匠、猎人，还是著名学者。

把一个人心中秘而不宣的幻想揭示出来，便是他的使命。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人再没有什

① 帕·伊·梅利尼科夫(笔名亚·佩切尔斯基，1818—1893)是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在森林中》，《在山上》。

② 尼·瓦·皮涅金(?—1941)是苏联作家，曾参加北极探险，著有描写探险的《格奥尔吉·谢多夫》一书。